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四

宋　王與之　撰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鄭康成曰大史史官之長○林椅曰巫史卜祝宜以鬼神為類彼六典八法八則八枋皆治職事類也顧列於此者謂宗廟之典祏與○鄭節卿曰太宰命令大史必與焉書之顧命國語藉田之事類皆可攷

愚案史官公道所係清議所出君相有一過舉史

氏直書此所以權重宰相列之春官雖大宰不得
統攝之
鄭鍔曰禮記言天子建六官先六大曰大史大祝今
大祝大史皆以下大夫二人為之無乃祝史之史曰
不然昔季梁謂隨侯曰祝史矯舉以祭子木言武子
之祝史陳信無愧辭而禮記又云失其義陳其數祝
史之事是乃祝史之史今此官掌典法則掌約劑掌
正歲年頒告朔掌祭祀卜日讀禮書掌朝覲執書以

詔王掌大師抱天時掌大遷國抱法掌射飾中正左

傳所謂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者也○鄭康成曰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王氏詳說曰大史雖非卿而實卿之職此所以居史官之上日官不

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是乃大史之職昔老子為守

藏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秦時張

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漢司馬遷之祖本出重黎之

後掌天官遷之父談稱大史公遷亦稱大史以天官

治太初之歷與此大史所掌無異雖與大祝同為下

大夫非其倫也○薛平仲曰有卜而後有祝有祝而後有史祼之冥冥之幽而載之昭昭之顯天理人事相為貫通此小祝巫史之所由敘次記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又曰大史執簡記奉諱惡此蓋夏商之遺制而成周所以分之以小史別之以馮相保章而大史實總之

王氏詳說曰禮記玉藻有左史書動右史書言是記有左右史然以左傳考之左史即大史右史即內史襄二十五年傳載大史書崔杼之事非書動乎僖二十八年載王命內史策命晉侯之事非書言乎書曰大史友內史友是之謂也

禮庫曰古者史官不易業不兼官不貳事如周之史佚魯之史克晉之史蘇史黯史趙史墨皆世世掌之後来亦略有此意如大史談之後有遷班叔皮之後有孟堅劉知幾之後有劉餗近日乃百官遷轉之地古人惟史官之流不易業卜官樂工亦世世掌之此其所以精歟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愚案典法則字說見大宰逆字說見小宰

王昭禹曰建者作而立之也大宰以道揆者也大史以法守者也以道揆則所建者法之所自出以法守則所建者書之所自成史以掌官書為事所謂建特作而立其書以道制法有不與也○鄭鍔曰典法則小宰貳大宰之治司會攷用財之數其書則建於大史書者不刊之典苟無其書雖大宰之尊亦無所稽攷謂之建也宜哉

李嘉會曰六典曰建法則不曰建何也如大宰之建六典蓋政賦以隨凶豐刑典以隨亂平故曰建今大

史所掌者年歲尤當隨年歲以為設施所以必建也

若八法八則有常法矣守之可也

凡辯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鄭康成曰謂邦國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易氏曰刑之以司約之法而刑之○王昭禹曰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書皆藏於大史有疑焉則使辨於大史而攷之不信者是謂非法其刑之宜矣

林椅曰五官具見之法多有其目而無其數葢周公

宅百揆總其綱於上其數在有司故也若大史辨法者攷焉六官之法當盡在是矣

愚案三代之時有議論而無誹謗有面辨而無腹非朝廷法度至使天下之懷疑者得以致辨而上之人又反覆考正之當是時下無撓法之心求質其所未安上無恃法之心求釋其所未信辨者既明攷者既當起信險膚者猶肆其利口以阻亂吾之法則焉得不絕之然則未信者吾與之開導反

覆不信者然後刑之則古人之忠厚可見矣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

黄氏曰劑不獨券書詛祝質邦國之劑信凡有約者皆有劑司約所謂大約劑小約劑是也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亦謂有劑可質

鄭康成曰貳猶副也○賈氏曰以貳六官者六官各有一通大史亦副寫一通也六官之所登者約劑相

續不絕在後六官更有約劑皆副寫一通上於大史以藏之○黄氏曰觀文意似多一六官字邦國都鄙萬民約劑六官既登之又藏於大史所以副貳六官○易氏曰司約以其約劑登于六官又以其副登于大史為六官之貳○王氏曰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蓋六官所藏約劑有登于司約而藏焉者大史又藏焉則以貳六官所藏及其所登者參之攷之故也

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黄氏曰辟之為言正也大史掌邦法若約劑紛亂抵冒不可攷則以法正之

愚案法字疏家以為約劑不如黄氏作邦法辟字鄭鍔以約劑藏於故府啓篋乃見故以辟為開黄氏謂辟之為言正也不如作開辟若六官約劑亂則大史辟開所藏之貳亦好書言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正之以法是非曲直自不可掩然猶怙亂嚚訟刑不容已

易氏曰刑之與上經同

鄭鍔曰邦國都鄙之君與所治之民上下相臨猶有待約劑為信攷左傳鄭桓公與商人世有盟誓相信

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寳賄我勿與知然則國君與民有時而用約劑也藏於大史者蓋彼以聞於王朝之六官六官以登於大史其藏也所以貳六官備遺忘若此等約劑邦國都鄙有之六官有之大史亦有之時移世變乆而或亂君民相疑入而質證於王朝則大史辟啓舊藏覩其所登辟法以示之猶有不信者非不信吾法是終欲亂其約劑也可不待以刑哉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

賈氏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一年之内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數一名中氣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帀則為歲朔氣帀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帀此是中數曰歲中朔大小

不齊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須置閏以補之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歴矣

愚案此以歳年作朔數中數說

鄭鍔曰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謂之歳用建子謂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歳則讀法三歳大計羣吏之治之類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禄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之類大史正歳與年而次序其事頒于官府都鄙使

以次舉先後不失其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是亦併與歲而皆正也

愚案此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説極是爾雅云周曰年夏曰歲經所謂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讀法朝會等事用之而歲則便於事功然有合用周時之正亦有合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之以叙其事也豳風七月一詩稱一之日二之日與夫七月八月即此義孔子作春秋亦兩存之書四時而

兼月用時王之正則建子書四時而不月則行夏之時而建寅如書二月無冰以夏正論之二月春煖無冰亦是時之常不知此二月乃用周正夏之十二月

王昭禹曰王國之事時定矣然後可以及邦國故繼之以頒告朔于邦國

頒告朔于邦國

鄭司農曰頒讀為班班布也○鄭康成曰天子頒朔

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鍔曰愬其不告也故不曰頒正朔而謂之告朔

王昭禹曰玉藻曰諸侯皮弁聽朔于大廟吉月必朝服而朝則古人重朔如此文公四不視朔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賈氏曰此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傳謂之視朔視者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胡仲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天度之一故歲則周周天月小餘之一故歲復減六積三歲未周之度與所減之日乃置閏

鄭鍔曰治歷明時非置閏則四時無自而能定閏雖可以定四時然斗指兩辰之間天無是月也大史則詔王居門何邪以月令攷之王者之位春則青陽之左右个夏則明堂之左右个秋則總章之左右个冬

則玄堂之左右个閏月非常月也大史詔王居路寢之門其意以為門者往來不窮之地閏乃天道所由以變通也王者終月聽政於此示變通之意也○王氏詳說曰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其說出此故黄氏亦云明堂有四門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居門者聽朔於明堂中還處於路寢門中終月以閏非常月故無常居之處案玉藻曰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言立云者是謂聽閏月之朔於明堂門中此云居門終月言居云者是謂聽朔而退居於路寢門中若夫非閏之月則聽朔於路門之外而寢於燕寢矣○楊謹仲曰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是天子聽政之堂故有四門八窻七十二牖取其明也非獨以祀上帝而已今鄭以此居門為路寢之門疏復以為

明堂路寢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而曰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以為聽朔疑其為宗廟此既言居門終月非特聽朔可知況天子頒朔於諸侯藏之祖廟至朔告廟而受行之此諸侯事也今以天子居十二堂為聽朔可乎又曰若在明堂告事之時立行祭禮無居坐之處以為明堂無居坐之處疑其為路寢此既言居中門與月令居青陽大廟居青陽左右个同閏月不居大廟及左右个乃居中門則居明堂矣惟於宗祀明堂無居坐之處若平時聽政焉得無居坐之義○李嘉會曰十二月天子各有所居者月令之說月令呂不韋集諸儒而作三代無明文今曰詔者得非閏月不常大史詔王居門以應之以順上天裁成制度之義其餘則有常居

不在所詔矣

王昭禹曰王之居門凡以應天而已終月者所以成其事也大史則詔王而已

易氏曰於正歲年而言序事則知官府都鄙以敬民為主於頒而言告朔則知邦國以敬王為主於詔王居門而言終月則知王者以敬天為主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鄭康成曰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易氏曰

大祭祀之禮有所謂羣執事此言與執事卜日則卜日之執事而已大宰大宗伯則涖卜之執事所謂大夫占色是也大卜卜師占人筮則卜龜之執事所謂卜人占坼是已大史以下大夫為春官之屬不敢言師而言與者史與之占墨故也若六官以下皆有事於祭祀則謂之羣執事

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賈氏曰戒謂散齋七日宿謂致齋三日當此日與羣

執事預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王昭禹曰祭之事繁矣具載於禮書之文故讀禮書按其文而協其事之所當共也○鄭康成曰協合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易氏曰祭之日羣執事之位亦不一矣亦皆見於禮書之所載大史執書以辨其位故曰次位常○賈氏曰執書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以次位常者各居所掌位次此一定常行不改故云常也○鄭康成曰謂校

呼之敎其所當居之處

鄭鍔曰有受誓之時有宿齋之時合羣有司讀禮書以示之使無事不協至祭之日執前日所讀之書以次序其祭位所常行之事而已

辯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鄭康成曰謂抵冒其職事○鄭鍔曰有來辨其事者用舊書以攷焉有不信者誅之告之不信則誅責之所謂國有常刑也

王昭禹曰法者上之所以制下辯而不信其罪重故刑之事者下之所以事上辨而不信其罪輕故誅之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

鄭鍔曰大朝覲會同列國君臣咸在有大國之人有小國之人合五等之圖案禮書以示之使無國不協

○鄭康成曰亦先習録之也

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賈氏曰將送也幣謂璧帛之等王者與諸侯行禮之

時大史執禮書以告王使不錯誤

李嘉會曰讀書則與衆同讀參所見以共協其事也執書則執書之常然以定其位常之不可易也以書則即禮儀之等級品物之髙下一皆聽之於書而已如是既定然後執書以詔王在上者不可得而私在下者不可得而變君臣上下一由乎規矩典常之内此書者史之所掌也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鄭司農曰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〇王氏曰謂史抱知天時之器〇項氏曰知天之旨〇易氏曰天時兵家趨吉避凶之書方師之出也筮人之職固已有巫環之筮環人即其筮以為致師之舉孟子所謂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

鄭鍔曰用兵之際欲卜勝負則上觀天時下聽軍聲大史主歷數者大師主吹同律者其職雖異其事則

相須必使大史抱天時之式與大師同車共載處上觀天時以參所聽之聲既審且達勝負立決也○李嘉會曰大史以歷知天大師以樂知兵彼此參合則吉凶可以明矣

大遷國抱灋以前

鄭康成曰法司空營國之法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鄭鍔曰國或大遷如盤庚遷亳成王宅洛之類抱遷國之法以前蓋相其陰陽而定宗廟社稷之位不可無故常之法

大喪執灋以涖勸防

易氏曰法者六引六紼之法○鄭司農曰勸防引六紼○愚案說見喪祝

王昭禹曰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大史執法以涖之而已

遣^(弃戰反)之日讀誄

鄭康成曰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

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賈氏曰曾子問云惟天子稱天以誄之彼注引公羊制謚於南郊謂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黄氏曰瞽誄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

凡喪事攷焉

鄭康成曰為有得失

小喪賜謚

黄氏曰小喪王子弟之喪鄭謂卿大夫非也卿大夫

賜謚讀誄小史掌之○賈氏曰大史賜之謚小史讀之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為之制謚謚成使大史特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為讀之知義然者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

凡射事飾中舍音釋筭執其禮事

賈氏曰飾中者謂飾治使潔淨也○項氏曰中以盛筭筭以記中筭多則勝方射之時設筭於中大夫兕中士鹿中皆取服猛之義○賈氏曰鄉射大射筭皆於中西設八筭於中內耦升將射大史取中之八筭執之待射中則更設於中待第二耦射第三耦已下皆然

鄭鍔曰諸侯之制射於國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境則虎中中盛以筭其制尺有二寸則知天子之射中或以皮樹或以閭虎射中則釋筭以記其中之數舍釋也大史釋之者職當記注故以記其中之數也䟽謂射之禮事者射之先則燕禮也余以為言執其禮事則非特燕禮可知凡射時之升降揖遜皆禮事也書掌於此則禮事宜執於此守而勿失者謂之執

黄氏曰射人與大史數射中射人主皮大史治禮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邦國之志奠音定繫戸計反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鄭鍔曰或謂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司農謂邦國之志乃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康成謂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邦國與四方初無以異分為二官之所掌二鄭亦

分為二説何邪曰不然四方之志乃周志鄭志之類若夫邦國之志非雜記邦國之事乃志諸侯所出之世繫與其廟祧昭穆之志如魯出於周公鄭出於桓公晉出於叔虞世繫綿遠傳序寖多昭穆久而或亂王朝亦有志以記之小史掌其志奠其本繫之所出與世數之遠近〇鄭司農曰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又辨其昭穆若其國有事則詔告之以王朝之忌諱使無犯焉〇易氏曰王朝有事如賔祭之禮則小史詔王之忌諱忌謂先王終日諱謂先王之名詔王於

行禮之時使之知避是數者小史專之　所謂邦國之志如此說者疑所奠之繫世所辨之昭穆非諸侯國之事殊不知王之繫世與昭穆非小史之所能掌以經攷之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又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則王朝屬籍所付不輕矣後世立宗正一司以掌王牒此豈小史事今云掌邦國之志又云詔王之忌諱王豈庸不知有事之時始以詔王此何理哉○陸佃曰秦興滅學小史職廢繫世昭穆失其本宗及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名世家乃知姓氏所由出至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鏡有姓

氏要狀唐李守素有肉譜郭沖有姓系録路敬淳述之徒傳之不一惟辨昭穆使不相亂昏姻得之而有別親疎得之而有屬則姓氏之學不可忽國語教之世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怵懼是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姓非天子不可以賜氏非諸侯不可以命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賈氏曰此大祭祀唯謂祭宗廟三年一祫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俎簋也○鄭鍔曰大祭祀大史讀禮書矣小史則讀禮法以戒百官也禮書者祭祀之典故禮法者祭祀之戒令既讀法則令其官八人以禮書

叙次昭穆之俎簋簋以盛黍稷俎以載牲體昭穆有尊卑俎簋之數有多寡案典故以叙之○李嘉會曰因昭穆而叙之不致典祀而豊于昵

黄氏曰大史之屬史八人史掌書以書叙昭穆之俎簋謂此史也小史主定繫世辨昭穆故并史事叙於此

大喪大賔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

鄭鍔曰賔客會同之事則為大史之佐小事禮法者已得專達之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鄭康成曰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謚為節事相成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音憑相息亮反）

鄭康成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髙臺視天文之次序

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

星辰之行宿離不貸○鄭鍔曰古者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以占視天象其臺巍然而高則觀天者得以乘高而相視之故名曰馮相氏

鄭鍔曰質之堯典四時平秩之文此馮相氏乃羲和之職然只用中士為之疑其職甲其實不然帝堯之世止羲和四子耳周家正歲年頒告朔有大史以下大夫二人為之又有馮相氏又有保章氏殆不一職官尤詳備若此奚可以尊甲論邪

掌十有二歲

鄭康成曰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廣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歷太歲非此也

愚案疏注歲星太歲之說乃古今成說然猶有未明者蓋歲星逆行於每月日月所會在天之十二次自丑而子自子而亥戌者也太歲則順行於每月斗柄所建在地之十二辰自子而丑自丑而寅卯者也凡斗柄所建即是太歲但斗柄每月移而太歲則一年始移耳

王氏詳說曰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在斗曰星紀在女曰玄枵在危曰娵訾在奎

曰降婁在胃曰大梁在畢曰實沈在井曰鶉首在柳曰鶉火在軫曰鶉尾在氐曰壽星在心曰大火在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左行者謂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右行者謂自北而西自西而南自南而東至於日月之行猶

是也天道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故日行北陸為冬西陸為春南陸為夏東陸為秋然歲星行天一歲移一辰率百四十四歲而跳一辰若再跳則歷又改矣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者以此

十有二月

賈氏曰十有二月者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鄭鍔曰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

余五月為臯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是謂十二月之位

十有二辰

賈氏曰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夘等○劉執中曰謂所舍之次在天為次在地為辰

十日

賈氏曰十日謂甲乙丙丁等

二十有八星之位

賈氏曰二十八星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之等位者總五者皆有位處五者皆依四方四面十二辰而見

辨其序事以會天位

鄭鍔曰歲月辰日星在天之定位各推其所在欲人之行事不違乃辨其先後之序以會之如春則平秩東作欲合乎日中星鳥之時夏則平秩南訛欲合乎

日永星火之時以至民之析因夷隩國之寅賓寅餞凡事之叙皆求合乎天是之謂會堯典之平秩所以謂之辨秩者正此所謂辨其序事。王氏詳說曰伶州鳩對周景王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此所謂五位棨武王伐商以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是時歲星在張故曰鶉火房為駟月行至房故曰天駟日行至箕故曰析木戊子後三日為周正月朔日月會於斗故曰斗柄是月辰星始見於玄枵故曰天黿玄枵一名天黿歲日月星辰此五位也以會天位亦猶是歟

黃氏曰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歷推其數象占其行大

史掌歷馮相氏象之日月星辰皆動也雖有常度而不免或贏或縮其差常在毫釐渺忽之間積而漸遠故古人有歷則有象隨而正之歲星大約一歲歷一次十二歲而小周故以位定歲歲十二月日與月合於十二辰是為朔相直為望此月之位故以定十二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一度自甲至癸為十日天運一日一周二十八星每月更迭昏旦中日日而差積十日為一旬積三旬為一月積十二月為一歲

此日之位故以定十日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馮相氏於此乎辨之以合於歲月日之位而知歷之精疏中否此其大法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王昭禹曰日為陽而實故致於長短極之時月為陰而闕故致於長短不極之時○鄭康成曰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

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陸佃曰黄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高閌曰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則晷短而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高閌曰冬至日去極百十五度則晷長而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中而表景七尺三寸夫日陽也一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升故為温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則為凉為寒若日

失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為常寒失節於北則晷退而短為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黄道之旁立春春分月行青道立秋秋分月行白道立冬冬至北旋黒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然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然觀君居中而逸臣旁行而勞臣近君

則感損遠君則勢盛感損與君異勢盛與君同月遠日則光盛近日則光缺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足信也○劉迎曰馮相氏但言十二月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而無土圭之文此以二至長短之極與二分之中而致日月耳不必謂以土圭致日景也

以辨四時之叙

鄭鍔曰辨字本亦作辯說者謂見景之至否可以辯說其晷刻以正閏餘使四時之叙無有差忒○黄氏

曰夏至日景極長冬至日景極短春秋分平日景平則日亦平致言長短與平各至其數四時之氣定矣於是而置閏所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黄氏曰推步雖精星辰日月之動晷度從違吉凶之證著焉則又設官以觀占之名曰保章氏保安也章明也占天象以詔救政務在保安時變章明天意不為怪誕誑幻○鄭康成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鄭鍔曰詩云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蓋言

星辰昭回于天之章其著象也章章可觀為國家者仰察其垂象之文可知為政之得失

劉氏曰馮相氏考諸歴數以知天道者保章氏占於天象以察時變者也○鄭鍔曰二官俱以氏為名意以為天象固非常人所能知必天文之家父祖子孫世守其職始知其詳也名官曰氏欲世守之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王昭禹曰掌天與星所謂日月之變動五雲之物十

有二風皆天也所謂星辰分星者皆星也○劉執中曰掌天星謂占眡之志者記載其變動之順逆以知天下之遷易而辨其吉凶之小大淺深以詔於為國者也○鄭康成曰星謂五星有贏縮圜角○賈氏曰天文志云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如前曰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故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無有逆行云圜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辰日月所會○項氏曰辰有至否日有薄食暈珥○賈氏曰此即眡祲職文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賈氏曰月有盈虧即禮運

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也朓側匿之變者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

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

黄氏曰二十八星十二辰隨天左旋日月星辰右旋天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觀諸天星而星辰日月之動為可志矣堯典日中宵中日永日短葢以其星志之不曰天之動而曰星辰之動天之動不可見也不言五星日月五星為七政從可知也星辰日月之動有疾徐贏縮循軌不循軌日月薄蝕五星陵犯皆於此

乎古之天下之遷遷變也變則其占不可常梓慎論孛曰夏數得天火作宋衛陳鄭當之占歲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蛇乘龍宋鄭必饑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星孛大辰而占在宋衛陳鄭失次在星紀而占在宋鄭周楚是皆所謂遷也夏數得天蛇乘龍害鳥帑皆其占法注家雖附會其說然其所以用之者終不能知也歲失次梓慎裨竈之占亦異其後崔浩占熒惑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當入秦此猶得古人遺法循軌爲吉不循

軌為凶又有時變如當食不食當陵犯不陵犯為吉暈珥朓𦝫圜角失色皆非晷度之正為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扶問反星

鄭康成曰星土星所主土封猶界也○劉執中曰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揚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兾州觜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荆州○薛氏曰星土之說不明舊矣有為北斗之說者以謂七星主九州若雍屬

魁星兾屬樞星兖青屬機星徐揚屬權星荆屬衡星
梁屬開星豫屬揺星之類是也有為五行之說者以
為十二次主九州若降婁玄枵主於岱歲星位焉鶉
首實沈主於華太白位焉之類是也以今攷之則不
然星土益分星之十二次分屬九州十二次雖分十
二土然合而言之為九州而已成周盛時諸侯封域
碁布九州大者百里次者七十里小者五十里附庸
小國又不能五十里者固不容皆有分星之次大率

所封之分星皆以九州舉之自春秋之時不明九州之星土即分星之所次至韓趙魏三家分晉而堪輿之說起初分十二諸侯上配天文十二次彼戰國時強者陵弱大者并小其分疆錯壤雖連亘數千里然侵奪去取初無定論果能盡合於天文之度乎況星紀於天文在東北乃以當東南之吳越鶉首於天文在東南乃以當西北之嬴秦周都關河天地之中而鶉火則南方之次齊都營丘實負東海而玄枵則北

方之次止分十二國猶不當天地之度況乎國千八百欲盡以天文分星槩之邪○賈氏曰歲星或西或北不依國地所在以古之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屬焉耳先儒謂九州中諸國分星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謂堪輿非古數是也謂亡其分星之書則未之思矣豈知諸國之分星即分其九州之星土以為分星乎吾固謂十二次之星麗於九州則為星土分於天下諸侯則為分星何則青州之星土則玄枵也齊之分星屬焉揚州之

星土則星紀也而吳越之分星屬焉以至兖之壽星荆之鶉尾皆星土而為鄭與楚之分星雍之鶉首冀之大梁皆星土而為秦與趙之分星若夫梁州之實沈其地入於雍豫則星土亦分於雍豫而為豫之分星徐州之降婁其地入於青兖則星土亦分於青兖而為魯之分星今以傳論之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曰今兹歲在顓帝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釋云顓帝之墟謂玄枵也則知玄枵為齊之

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吴伐越晉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歲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釋云歲在星紀故知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爾雅云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釋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為燕分而幽州之星土也左傳襄公九年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故商主大火宋為商之後故知大火為宋分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公十七年星

孛于大辰及漢梓慎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此娵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襄公二十八年梓慎曰歲在星紀淫于玄枵蛇乘龍龍宋鄭之星故知壽星為鄭分而豫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黎為髙辛氏火正則知鶉尾為楚之分左傳昭元年鄭子産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知實沈為晉分而并州之星土也皆分星之見於書傳可攷也然諸國之封域既列於

九州之内則諸國之分星即九州之星土尚何泥於
北斗五行之説乎

以觀妖祥

黄氏曰日月五星其動者二十八星不動者二十八
星各有所主後鄭言古數之存者十二次之分而已
唐僧一行分星度豈非堪輿遺學歟其鑿亦甚日月
五星占其動故言觀天下之遷二十八星占其不動
故言九州之地皆有分星鄭云主用客星彗孛之氣

為象恐非彗孛五星之變則其動者常星自有變當占○王昭禹曰以覲妖祥則分星所主在地者妖祥兆於天以所主之分星覲之則九州之妖祥灼然可見矣

以十有二歲之相息亮反觀天下之妖祥

愚案十二歲說見馮相氏

鄭鍔曰歲星之行十二歲而周天是謂十二歲色欲明光潤澤赤而角則其國昌赤黄而沉其野大穰故

其占色相色相變異則天下之妖祥皆可得而知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春秋之際越得歲而吳伐之遂受其凶左傳言歲在顓帝之墟居其鶉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視其相則又觀其有妖星也○黄氏曰先儒說歲星太歲為祥獨不言相為何義然觀天下之妖祥不獨以分土占之也星書言歲為五星長君象其𠫊在天下梓慎裨竈之占可見○劉執中曰十有二歲則大歲也是謂歲陰木星之神大歲左行於地歲歷一辰玄枵之歲在子星紀之歲在丑而歲常右行於天而居其舍也所謂相若木之相火星也火之相土星也土之相金星也金之相水星也水之相木星也歷十二年而五星更生星循度或合於一舍為吉祥三合兩

合羸縮流逆失度則為兵戕水旱凶札各如其占焉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

鄭康成曰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鄭司農曰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黄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

降豐荒之祲象

鄭康成曰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李嘉會曰氣

為祲形為象

王昭禹曰言降豐荒之祲象則與眡祲所謂敘降同矣葢下其說於國使民知之焉故謂之降事未至而使之備患未生而使之防先王所以仁民也可謂厚矣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王昭禹曰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之位者也葢天地六氣合以生風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

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兊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八風本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謂此也四維之風兼於其月故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謂十二風也○李嘉會曰八卦主八風惟辰戌丑未之月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在其中故風無定風令註云十二風意者立春在前月則兼前月之風在後月則兼後月之風立夏立秋立冬皆然或云於乾坤艮巽既有定名之風安得云四立無定風蓋四立有在前月

法有在後月法以卦氣所屬參酌之則可知矣十二月之風各應其月為天地之和不然則為乖為別而妖祥可得而命○劉迎曰十二風以十二月占之如風自東來為震名明庶南來為離名景風風蓋有八以十二月占之則為十二風先儒以十二辰皆有風吹律以知和否若吹十二律以知十二風則十二歲之相五雲之物又將吹何而觀之此穿鑿之說

鄭鍔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從律而不姦則氣和可知風氣不應由陰陽不和不和為乖不應為別見其乖別可以命其妖祥○王昭禹曰命以告人使之知所備○王氏曰乖別在人妖祥先見於

風亦人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故也豐荒之祲象言降乖別之妖祥言命皆命而降之命謂名言之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賈氏曰五物謂掌天星以下○王氏曰詔以詔上訪以訪下○鄭康成曰訪謀也見其象則當豫為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星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黄氏曰序事即太史序事星辰日月有變動則訪其事當行當止以承天意是為救政○劉執中曰序事者馮相氏以歷數而敘之者也故以所志之變動訪於歷數者以稽合而使王信之則恐懼生而

救政出矣

鄭鍔曰占辨於方萌之始詔人君以救災應變之道而已救災者必責乎有政應變者不可以無事以政而救災者王之職也故行應變之事當先後之序必詢訪然後知○易氏曰政者國之大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序事於下則人臣知儆戒之意○李嘉會曰救政詔於上序事訪於下五物之變可以感通君上之心而盡臣下欲言之情後世因災異以求直言近之

周禮訂義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齊兆求

周禮訂義卷四十五

宋 王與之 撰

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内史一屬所以次於大史之後者事固有所由始造命之地則一人風化之所由出命令之達則四方觀聽之所由歸左右夾輔之助則一人心腹耳目之所由寄内史之官既以中大夫一人又以下

大夫二人輔之蓋端本澄源於內者旣有可紀之實然後付諸大史以脩之而待後世之有攷○孫氏曰史官隷之宗伯以宗廟典籍具存非博古通今之士不能勝其任也

黄氏曰內史掌八枋之法與冢宰同地愈親任愈重故其爵秩髙而置員廣皆先王精意自漢始以尚書總朝事其後離而為中書又離而為門下而朝廷日以卑非成周建官之意

掌王之八枋兵病反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

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鄭康成曰大宰既以詔王内史又居中貳之○鄭鍔曰大宰權之所在内史書之所在用其權可以馭羣臣案其書可以詔王治詔王雖同權與書不侔矣大宰謂之柄取能執之意字從丙丙者嚮明而執之故於詔王馭羣臣言之枋則取刻制之義字從方方者義執矩之所同故於詔王治言之曰殺不曰誅内史法之所在有罪則當殺耳

愚案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史官者公論之所出權柄有一不公史氏得直筆以書之凛乎其可畏也屬諸禮官其選清矣而得參稽乎朝廷爵禄之事豈惟足以制冢宰之自專而廟堂進退亦將日與儒者參訂矣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

鄭康成曰國法六典八法八則○王氏曰上以道制之下守以為法上以命使之下稟以為令○鄭鍔曰

國有一定之法又有一時之令掌其法書其令各有官守内史皆執其貳而已○李嘉會曰拘一定之説不酌諸人情世變上或以法制自勝下或以虚文為欺損益升降無所變通其弊乃甚必二者並行治本時宜彼此兼濟斯無難行之患

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王昭禹曰以攷政事則所主在治以逆會計則所主在財用○鄭鍔曰與大宰司會更相參稽

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鄭康成曰叙六叙也六叙六曰以叙聽其情○王昭禹曰其法之所掌皆先尊而後卑先貴而後賤先上而後下先大而後小所以謂掌叙事之法○葉氏曰有事斯有法軍旅之事則有軍旅之法田役之事則有田役之法以至祭祀喪紀會同之事莫不皆然内史所掌叙事之法者法有不便於民先王不恃法以為便不任己以為明故必納訪於民而使内史受焉其所便者因之其所不便者革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

可以治天下故先受納訪然後詔王聽治○鄭鍔曰王者有所咨詢謂之訪臣下有所復白謂之納○鄭康成曰納訪納謀於王也○黄氏曰自内而出曰訪自外而入曰納上有所訪則下有所納訪者不一則其所納亦不一矣内史掌敘事之法以納訪之事先後有倫不相雜糅乃詔王而聽其治非他史職比○李嘉會曰納訪者因事變而訪問由已見而論奏與臣民之復逆之有常者不同必曰掌敘事之法者蓋所訪納者非一事但其序不可紊亂而雜聽耳

黄氏曰龍之於舜仲山甫之於宣王蓋其職也今自

內出者中書受之自外入者通進銀臺司受之職久分矣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項氏曰諸侯有土之君孤卿大夫在朝之臣皆書辭於策以命之。賈氏曰周法爵及士餘文更不見命士之法明士亦內史命之不言者略之也。朱氏曰內史掌冊命諸侯羣臣故賢能之書內史貳之謂副本也古者封建諸侯內史讀冊而命之非特命諸侯亦以命在廷訪其可否

愚案典命四命大夫加一等出封為子男故命大

夫則作策命士則不作策以其爵猶卑未可以出封也

王氏詳說曰言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為出封者設爾蓋策命非常命也書曰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書序曰康王命作冊畢左氏曰王命內史叔興父冊命晉侯為侯伯後世有內制其古之策命歟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

賈氏曰諸侯凡事有書奏白於王內史讀示王○鄭康成

曰若今尚書入省事

愚案事書若萬民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治教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札喪凶荒戹貧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小行人得其書反命于王內史乃從而讀于閒暇之日則尊居九重明見萬里曾無壅蔽之患

黃氏曰今門下書讀猶存古意四方事書即外史所謂以書使于四方者王制其令內史讀之外史書之

○愚案此以事書作上諭下之書亦通恐以為外史之書使不可書使是錫書之使非事書之使或曰四方事書無所不具命內史以讀之者蓋格物窮理

之端參之朝夕事爲之際所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者

王制祿則贊爲之

鄭康成曰王制云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贊爲之爲之辭○鄭司農曰諸侯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

鄭司農曰以方版書而出之○杜氏曰方直○黄氏謂今時牘也

曰制禄之方司禄受之賞賜之方職歳受之是皆考之八枋之法不可得而濫也○項氏曰賞賜或以土田或以車服或以器物皆賛其等書之於方出而命之

鄭鍔曰行爵出禄無非人君之命或以策或以方其别也盖命以爵者必有德之人為策命之所以述其德與以禄者必義所當與之人用方出之所以著其義策者簡牘之辭方版也其制方方言其義内史既

掌為策命以言其人之德及其人治四方之事以書
來上則使讀之所以驗前日策命之言不為溢美若
夫賞賜出於一時之喜亦出以方見其合義然後予
亦非人君之私既賛為之又以方出之則王命合義
矣可書之以為後世法又藏其貳則他日有所攷春
秋之世城濮之役晉侯有功襄王命内史叔興父策
命之為侯伯則周之家法猶有可攷晉之克齊使鞏
朔獻捷定王使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

又私賄睪伯使相告之勿籍則賞賜之非義而内史不書又可知矣

内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鄭康成曰副寫藏之○項氏曰凡有王命既書以出遂藏其貳皆史所當載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陳君舉曰内史猶今内制翰林也外史猶今外制舍

人也凡策命之出皆黜陟予奪大小臣工爵祿之事其與人主圖之者固冢宰也而上意之然否師言之叶否非有文墨議論之士講求參酌或不當於功罪雖當功罪而襃貶益損之文或作於好惡往往傷王言之體於是以二史屬春官而冢宰詔王大宗伯之屬得以陳誼補過於其間是故號令罔不臧而賞罰公亦三公所以輯衆美昭令聞也其見於傳襄王使召武公及内史過賜晉惠公命使大宰文公及内史

興賜晉文公命則二史從公之事觀其道天子諸侯
德誼文辭甚美雖東周尚如此亦足以觀史氏之典
刑矣自秦變古寖失此意辭令在尚書郎則尚書重
在中書舍人則中書重方漢重尚書至號喉舌之官
事歸臺閣三公失職則尚書遂擅天下魏晉重中書
則並掌職務至有中書監遷尚書令自謂有奪鳳池
之恨而中書亦擅天下兩省相傾至今並置最後開
元別置學士院白麻獨在學士為天子私人稱內相

矣以一辭令之官所鄉輒偏重權傾君相而朝廷不尊然後知周家以冢宰建六典實掌六卿而二史分隸宗伯道揆在上權綱歸一而無專遂之私法守在下衆職交修而無詭隨之患所謂周道如砥者以此

掌書外令

項氏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則上出之為命下稟之為令故内史書内謂之命外史書外謂之令○王氏曰命後世所謂制也故内史書之令後世所謂詔也故外史書之外令國令也外史掌

書之而內史執其貳謂之外令以别於女史之內令○王昭禹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因事而告者令也○李嘉會曰不曰作而曰書者如行人子羽脩飾之而後書可以達諸王國之外○黄氏曰凡王命內史書而出之外史受而書行之今中書舍人書行葢合而為一內史留柢遂以為國令之貳

掌四方之志

鄭康成曰志記也○劉執中曰四方之志謂九州列國四海百蠻世系之所自出封建之所由興朝貢之

斷續政教之違從禮樂之更革俗尚之醜好若土均土訓誦訓之所職皆為志以藏之以待王之顧問孔安國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其此之類歟○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在○黄氏曰為有四方之事當攷故實也

陳君舉曰古者諸侯無私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者諸侯各有國史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天子又時巡以察之有二伯以詢之内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

藏之周室孔子亦西過周室考史記舊聞具於魯而次於春秋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今攷晉史自殤叔時始有之楚自武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月魯之春秋乃自隱公始則諸侯私史亦東周以來有之非西周之制也不特諸侯之史藏之周室而列國圖志亦藏之故以春秋之時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以鼎象九州之山川形勢得周鼎亦可以識天下矣

掌三皇五帝之書

鄭康成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李嘉會曰書斷自皇帝以下大道常道所可備記者此後凡有書莫不兼掌夏商周所紀不言可知○王昭禹曰上以攷古昔之所行○黄氏曰必掌皇帝書者凡王之命皆當聯次於尚書也漢御史掌蘭臺秘書其遺意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

鄭康成曰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黄氏曰皇帝書名在四方久矣何以達為朝廷常有書周書自泰誓之後皆是至東遷猶有書四方未知朝廷制作之意故

以其名達之

王氏曰書名者字也字所以正名百物故謂之名○鄭康成曰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鄭鍔曰四方言語不同上世音讀與後世亦異欲使天下誦讀之際無東西南北之訛無古語今言之異則書之名不可以不達達之于四方欲使之皆同也大行人九歲諭書名蓋外史達之九歲之久慮其不一又使行人往諭之

愚案黄氏以書名為古之書達其名以廣帝王之道王氏以書名為今之字書亦通但與上下文恐不相協

若以書使所吏反于四方則書其令

王昭禹曰以書使于四方外史書其令則掌外令故也○黄氏曰令猶今言制敕也書猶今言制書敕書也○易氏曰亦所以明王政之所從出○鄭鍔曰書名既正道德乃一風俗乃同其有不同遣使以正之因書而使故曰以書使四方也書其書使之令以為證知其國書名之不正天子曾遣使以正之

愚案古者邦國之書皆錫於王其國已有此書惟達其名使天下知一人所重者在此其國未有此書若遣使以頒之必書其令使天下知一人所錫

者在此於是邦國無私書天下無異學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

愚案周之諸史皆是王者之史獨御史一官無王字所輔者是冢宰所攷者是百官大槩是簿書期會之所從出所以御史之史至百二十人秦重刀

筆見得其事權稍重挈而列之於冢宰之下百官之上至漢遂與大臣爭衡並列為三公

呂氏曰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於大王御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淳于髠亦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又掌記事糾察之任也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

王昭禹曰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所謂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官成以待萬民其法則冢宰以道治之其命則御史掌之故以贊冢宰為職○鄭鍔曰出治令者王也推王命令而行之者冢宰也掌書治令為冢宰之助者御史也所掌如此故凡邦國都鄙萬民有所當治之事皆於此受法令蓋書寫傳播本於此故也

王昭禹曰九職九貢九式九兩之類有其法也御史

掌其令而治之法令皆書於此凡治者即是而受也

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王昭禹曰凡則如師掌官成以治凡之凡同數則如旅掌官常以治數之數同○鄭鍔曰數則以小數計之凡則以總數計之知其凡數則官之冗省可得而見矣○黄氏曰若今班簿繳御史掌之其事與宰夫八職相通凡數從政者謂以凡以數而從政者御史皆掌而攷校之則以凡與數皆載於書故也蓋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之在官莫非從政者不可以不知其登下多寡之計

故有凡數。李嘉會曰曰凡曰數則師旅之從政者御史皆以史而贊書之則國之法令治令斯無邪徑而雜出者矣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劉迎曰巾猶車之衣以巾覆車所以障其塵垢冪人掌共巾冪則以巾冪尊彝巾車則以巾覆車不特職於出而又職於藏令物之藏者謂之巾箱巾笥則巾車之為藏可識矣。鄭鍔曰續漢書云古之戰車雕朱輪輿不巾不蓋故知首飾謂之

巾路用玉金象以為飾者皆飾諸末猶人之首加巾以為飾也○王昭禹曰巾設飾之物車人為車别於冬官百工之事而巾車所掌則設飾為主故也○薛平仲曰車而蒙之以巾則車為尊掌車而必以大夫則車為重○黄氏曰車旗之政有財賦有法度故尊其爵秩其屬則有工百人則車之制作云備○又曰自宗伯辨車旗之禁掌車旗之賞賜典命以命數而定諸侯諸臣之節則車旗之制亦嚴矣使即其敘次而論則巾車一屬當在典命司服之後今特次之史官之末大抵先王之制禮樂所以為扶持三綱

五常之具而史官之寄褒貶又以為扶持禮樂之用

固有以嚴後世變禮易樂之防矣巾車一屬又列於

史官之後豈不曰器之藏禮莫大於車周人所上者

莫先於車茍知簡書之可畏將於此而敢借乎

王氏詳說曰有車必有馬有馬必有僕有僕必有右

曰馬曰僕曰右皆見於夏官而五路獨見於春官蓋

春官所以為禮夏官所以為兵車屬於禮馬僕與右

屬於兵

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

鄭康成曰公猶官也○王昭禹曰自王之五路至庶人乘役車以上皆典於公非私車故謂之公車用謂祀賔之屬旗物大常以下等敘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王氏曰等謂差其上下敘謂次其先後則以治其出入故有先路綴路次路之名○鄭鍔曰掌政令以治其出入凡公車之數與其新故成毁無不周知之

李嘉會曰用車之時尊卑並至何以辨之旗物以為

之别耳等敘不同所用亦異出入之際誠不可不謹而治之也

王之五路

賈氏曰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路大也王之所在以大為名諸侯亦然○劉執中曰皆大之稱而無所擬倫故曰路

一曰玉路鍚音陽樊步干反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音留以祀

鄭康成曰玉路以玉飾諸末○賈氏曰凡言玉路金路象路皆是以玉金象

為飾不可以玉金象為路鄭云飾諸末者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鄭鍔曰王者陽精之純可以交三靈故以玉飾路則乘以祀天○鄭康成曰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賈氏曰眉上曰鍚故知當顙盧桒韓奕詩鉤膺鏤鍚金稱鏤故知刻金為之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鄭司農曰纓謂當胷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胷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直龍反三匝也○鄭康成曰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

縿斿則屬焉○王氏詳説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郊特牲曰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詩閟宮曰龍旂承祀夫王建大常日月也諸侯建旂交龍也詩人言魯為龍旂而記又言龍章而及日月是旂常無辨也按司馬法云章夏以日月尚明商以虎尚咸周以龍尚文周雖以日月為常以龍為章但賜魯以龍章其龍有升降不同耳

項氏曰玉路以玉為飾溫潤而澤見於仁縝密以栗見於智垂之如隊叩之清越見於禮樂瑜瑕不掩孚尹旁達見於忠信備德之美也大常以三辰為飾日

月麗天以象重明日月久照以象久於其道相代而成晝夜相推而成歲時體道之常備道全德可以事神故以祀○鄭鍔曰所駕之馬鍚以昭其聲樊纓十有再就以昭其文所建者大常象天之明族十有二合天之大數祀天則乘所以極其尊也○李嘉會曰大常之旗非獨祀則用之仲秋治兵王則建之會同戎路王則建之見人君之德同乎天地撫世應俗與日月同運此日月所以為君之旗而名之以常也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鄭康成曰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賈氏曰詩云鉤膺鏤錫鉤連言膺明鉤在膺前以今驗古明鉤是馬婁頷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李嘉會曰同姓封爵無子男之畀而止於伯者皆所以尊之也若異姓有公侯之貴亦不可不以金路

項氏曰金路以金為飾葢其形堅剛義也其性從革和也方之為方圓之為圓惟治之所鑄大之則大小之則小惟物之所感皆主於和也大旂繢交龍龍德施物主於恩上下交感主於通既通且和則以講饗燕之禮賔之而弗臣宜矣封同姓之國親之而弗踈亦宜矣○鄭鍔曰無錫有鉤就以九金成數也王出迎賔則乘之屈至尊而接賔以示君臣之義也同姓之封非以私恩也斷之以義也

王昭禹曰路車以王所乘為主其賜諸侯以路車者

所以為王之厚意故詩有路車乘馬之辭說○王氏詳說曰案定公四年祝佗云武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分唐叔以大路杜氏謂大路金路也綪茷大赤也夫三叔皆同姓所封之車則同於金路所封之旂魯用大旂衛則用大赤唐則不復有矣曰祝佗所言謂武王時耳此禮至周公時然後定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直遥反異姓以封

鄭康成曰象路以象飾諸末○王昭禹曰以象齒為飾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劉執中曰周之旗以朝以日視朝○賈氏曰以日視朝

者謂於路門外常朝處乘之此雖據常朝而言至於三朝皆乘之案司常云道車建旞注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乘此象路則建旞若在朝廷大赤也其車則同

異姓王甥舅

項氏曰象南方獸文明之方也其齒堅強而不撓皆明辨之義。李嘉會曰象其堅在牙其用在鼻而南則屬禮堅強在我而以禮接人此所以為象路以朱飾勒以赤為旗皆南方之義故以之視朝則君臣上下之禮明以封異姓則考禮正刑之義辨。鄭鍔曰象齒有文以比禮也無錫無鉤以朱飾勒朱南方之色王出視朝則乘之視朝向明以禮為主異姓之封彼為貴戚欲由禮而動。李嘉會曰惟有明德可以懷異姓

林椅曰五路行人建常樊纓有公侯伯子男之別而巾車止有同姓異姓之分蓋巾車所辨乃分器耳

革路龍(音龎)勒條(他刀反)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鄭康成曰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賈氏曰自玉路金路象路皆以革鞔即冬官云飾車欲侈但象路以上更有玉金象為飾謂之他物則得玉金象之名革路亦用革鞔以無他物飾則名為革路)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賈氏曰龍勒者馬之轡飾勒面則在面)條讀為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絛知玉路金路象

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李嘉會曰大白屬西方兵戎貴威勵即四衛貴諸屏皆取西方之義以成之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

鄭鍔曰革之為物犟物而固之堅而不可解以象信也上三路用罽以文為貴此以條為纓則欲其固而已其纓之就以五土之數也所建者大白以信為主也王即戎事則乘之諸侯守衛中國者則以此封之用兵貴其堅守而守衛中國之諸侯則以信固結之

○王昭禹曰革所以扞内而蔽外義之制也大白象秋正西方之物惟白為能受采則以義受之之譬也

木路前子踐反樊鵠戸篤反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鄭康成曰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為緇翦之翦淺黑也

鄭鍔曰木路至質無文以淺黑色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蓋此實三就略見其質也○鄭康成曰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王氏詳説曰木路以封蕃國蕃國爵不過子子男五命其五就也宜矣所建者

大麾以黑色主殺為事○鄭康成曰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

所建王出田則乘之〇鄭康成曰田四時田獵〇王氏曰建大麾以田司馬辨旗物之用不言者司馬所辨教治兵而已既教治兵遂以獮田於是建大麾焉蕃國之君則以此封之〇鄭康成曰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田則主殺待蕃夷之君則亦至質而無文也

總論

鄭鍔曰王路一曰大路金路一曰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於諸路之後故曰綴路方其以多為貴則玉路樊纓十有二就

金路九象路七革路五木路三不言木路三以上四路推而知之方其以少為貴則大路樊纓一就先路三次路五與七綴路九禮記不言綴路九就亦以上四路推而知之禮器曰大路一就次路七就此以少為貴郊特牲曰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以少為貴且言於郊特牲郊祀之間則以少為貴蓋祀天之時也凡車上之材皆飾其末革路無他飾故正名曰革木路則木上無革故正名曰木

陳君舉曰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又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乘此言商制也所謂大路即素車而周官所謂木路也商以大路為尊次路為下其樊纓自一推至於五則為禮之殺蓋尊其樸貴其質而已周以玉路為先木路為後其樊纓十二損而至於五則為禮之殺蓋尊其飾貴其文而已

易氏曰周人尚輿王路實備於四代蓋自陶唐氏以

彤車而乘白馬其制略矣有虞氏則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則因鸞車而制鉤車殷人則因鉤車而制大路周人則因大路而制乘路是五路之制惟周為盛自以祀至以田則上得以兼乎下自同姓以封至以封四衛則下不得以擬乎上然同姓如魯衛未至乎九命何取乎金路之九數異姓如宋杞不止乎七命何取乎象路之七數四衛亦有五等之侯國又何拘乎革路之五數蕃國夷狄雖大曰子何為木路獨

不言數蓋以是為王朝出封之儀典命所言在國車旗之數也若夫王者兼用五路宜若必玉路而後建大常必金路而後建大旂必象路而後建大赤必革路而後建大白必木路而後建大麾然以大司馬攷之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是以革路載大常司常亦曰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賔客亦如之先儒亦謂兵車之會則以戎路建大常賔客會同則以金路建大常是知五路之建大常者天子之制而此四旗不言

旃者兼諸侯之制亦猶王之五服兼用衮鷩希毳而有大章馬有小章馬

賈氏曰凡五等諸侯所得路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覲館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墨車龍旂以朝

王后之五路

鄭鍔曰王有祀有朝有賔有即戎有四時之田故所乘之路有五王后有從王祀先王先公之禮有從王

見賔客之禮有朝王之時有採桑之時有宮中乘行之時此五者皆當乘路故路亦有五以其與王同尊故亦稱路然不以路名車曰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又見其次於王也。李嘉會曰后前曰路亦王同體也後止曰車則有臣妾之義

重直龍反翟錫面朱總

鄭康成曰重翟重翟雉之羽。賈氏曰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為兩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

鄭鍔曰從王祀先王先公之所乘

鄭司農曰鍚馬面鍚○王昭禹曰鍚面以飾馬○鄭鍔曰所謂鍚鑾和鈴昭其聲也

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賈氏曰凡言總者謂以總為車馬之飾若婦人之總亦既繫其本又垂為飾故皆謂之總

鄭鍔曰以朱為總取陽明之義見其於宮中有君道也

厭於涉反翟勒面繢總

鄭康成曰厭翟次其羽使相迫○鄭鍔曰飾以翟羽相厭次焉示其厭降故不復重從王見賔客則乘之

鄭康成曰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鄭鍔曰謂馬之面如王革路為龍勒之飾不設飾繢畫文也○鄭鍔曰謂以白黑青赤之色如繢畫之飾以為總見相雜之文

安車彫面鷖總烏兮反

鄭鍔曰安車則飾不用翟漆之而已婦人坐乘獨此車名安朝王所乘取安處之義○賈氏曰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又云大夫致事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然王后五路皆是坐乘獨此得安車之名者以餘者有重翟厭翟翟車輦車之名可稱此無物之稱故獨得安車之名彫面謂刻革為馬面之

飾不龍其勒○鄭司農曰鷖讀為鳧鷖之鷖鷖總者

青黑色以繒為之

皆有容蓋

鄭司農曰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賈氏曰衛詩漸車幃裳毛氏亦云潼容○鄭康成曰蓋如今小車蓋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鄭康成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鄭鍔曰採桑則乘之○鄭康成曰貝面貝飾勒之當面○鄭

鍔曰貝者水蟲餘貾餘泉之類物之美而可寶者

王貽禹曰組總以織組為總○鄭鍔曰組者五色絲條文之美而相雜者○賈氏曰朱總纘總鷖總皆以繒為之則組總以組條為之○鄭鍔曰有幄者謂之帷幕以為幄有幄則無容蓋○鄭康成曰如今輧車○賈氏曰漢法輧車無蓋故舉以況之

輦車組輓音晚有翣所甲反羽蓋

鄭康成曰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為輇輪人輓之以行○賈氏曰雜記注引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

輻曰軽雜記注軽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六尺六寸則此當三尺三寸○鄭鍔曰以組為輓○鄭康成曰有翣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

總論

易氏曰重翟之鍚面朱總亦玉路之鍚樊纓也厭翟之勒面繢總亦金路之鉤樊纓也安車之彫面鷖總亦象路之朱樊纓也翟車之貝面組總亦草路之龍勒條纓輦車以人輓之而已蓋擬木路而其制略自

安車以上皆有容蓋自翟車以上皆有幄自輦車以上皆有翣羽蓋五路之等如此○鄭鍔曰衣褘衣則乘重翟衣褕狄闕狄則乘厭翟衣展衣則乘安車衣鞠衣則乘翟車衣褖衣則乘輦車

王之喪車五乘繩證反木車蒲蔽犬𧜀莫歷反尾櫜音羔疏飾

小服皆疏

鄭康成曰木車不漆者○鄭司農曰蒲蔽謂臝蘭車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鄭康成曰蔽車旁禦風塵者

犬複以犬皮為覆笭。○鄭康成曰犬白犬皮。○賈氏曰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上須皮覆之故云犬褀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黄氏曰康成以尾櫜以犬尾為戈戟之弢小服刀劒短兵之衣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未必然疏家引禮喪事無等亦恐未盡此言王之喪車五等則非諸臣之制鄭自始遭喪至禫次五等恐當如此或曰喪車尾櫜疏飾小服皆疏尾末也車之大木末皆布韜之以為飾小木則皆布之

素車棼蔽犬𧜵素飾小服皆素

鄭康成曰素車以白土堊車棼讀爲薠薠麻以爲蔽其𧜵服以素繒爲緣○王氏曰素車蔽𧜵服皆素則少變而飾以素不皆疏矣葢後車變而彌吉以至於喪除○鄭康成曰此卒哭所乘

黄氏曰素車素飾不言尾櫜因上文且言小服皆素則尾櫜可知漢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其制至漢猶在藻車以下不言小服則如常車施革駹車又漸

漆矣

藻音總又音藻 車藻蔽鹿淺複革飾

杜氏曰藻讀為華藻之藻○鄭康成曰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為蔽也鹿淺複以鹿夏皮為覆笭○賈氏曰夏時鹿毛新生為淺毛 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王氏曰革不言色蓋如素車用素○鄭康成曰此既練所

乘

駹車雈音丸 蔽然複髹香求反 飾

鄭康成曰駹車邊側有漆飾也○賈氏曰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為漆萑細葦席也以為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賈氏曰果然獸名髹赤多黑少之色韋○杜氏曰髹漆○王氏曰髹與萑不言物蓋如藻車用革○鄭康成曰此大祥所乘

漆車藩蔽豻五旦反𧝹雀飾

鄭康成曰漆車黑車○賈氏曰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墨車及篆縵之飾直得墨名是凡車皆黑漆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為之豻胡犬

○賈氏曰胡地之野犬或作狐字者謂狐與犬合所生 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

此禪所乘

總論

李嘉會曰喪車五乘必有蒲棼藻雀藩為之蔽者居喪衣服麤惡形貌毀瘠不可見人人亦不可見己故有蔽以自遮也又用犬鹿然豻之皮以為複者蓋喪服之中雖不治人事而防身之道不可不謹獸之害人以其皮而為之防亦示服猛之義然喪車既無他

飾而戈戟之殳與小服刀劒短兵之類必言之者自

衛其身不可不謹與書曰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

者是也又喪車五乘貴賤皆同者惟喪不辨貴賤自

天子達于庶人皆終三年之喪故有官者必曰解官

持服與無官同

劉執中曰三年之喪皆乘惡車謂木車也齊衰之喪

皆乘素車大功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駹車

服緦者乘漆車○賈氏曰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禫亦得乘漆車與吉同

者禮窮則同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音瑑卿乘夏縵莫干反大夫乘墨車士乘棧才産反車庶人乘役車

鄭康成曰服車服事者之車夏篆五采畫轂約也○鄭司農曰篆讀為圭瑑之瑑○王氏曰夏篆以采篆飾車也○項氏曰孤主弘化故夏篆以象文德之數

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

王氏曰墨車墨而不采○鄭鍔曰以革鞔而漆之者○項氏曰墨車無五采而其色幽北方之智也大夫以智帥人者

賈氏曰棧車不革鞔而漆之者此則冬官棧車欲弇恐有圻壞也○王氏曰棧車則無飾矣考工記只棧車欲弇飾車欲侈墨車以上皆飾車也○項氏曰士棧車唯質而無飾弇而不侈則以士主事人

鄭康成曰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王氏曰謂之乘非特載任器而已○項氏曰以庶人主役故名役車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黄氏曰庶人府史也服公事者皆乘公車

鄭鍔曰貴者乘車賤者徒行古之制也此言服車五乘上不及三公下乃及庶人蓋三公非不乘車坐而

論道不可以服事言孤卿大夫有爵雖貴亦當作而行事乃自孤卿所乗者言之庶人則指府史胥徒在官者非在官之庶人亦徒行耳胡為掌其車耶五色謂之夏染人所謂染夏是也孤之車轂畫以五采而篆之卿車雖五色則縵而不篆篆以見其文之著縵以言其文之不足也孤尊矣宜別異於卿卿又宜異於大夫大夫大夫乗墨車則鞔之以皮而漆焉又不及於夏縵之文大夫又宜異於士士乗棧車則不革不漆

又不及於墨車之飾士又宜異於庶人故乘役車於
方箱以載任器又不及於棧車之純素尊卑之分上
下之等皆即乘車見之
王氏詳說曰周禮有言公而不及孤有言孤而不及
公有併言公孤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此言
公而不及孤巾車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此言孤而
不及公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三公執璧孤執皮
帛此併言公孤人臣受君之命莫大於車服何王之

三公八命所乘之車不見於巾車所衣之服不見於司服葢周制外而五等諸侯其車服有常制內而五等諸臣其車服無常制豈非以諸侯遠王而諸臣近王近王而無常制者正所以別嫌使八命六命四命皆從其所命之車服得無嫌乎詳攷公卿大夫之制大率相為異同司服無三公之服者服下同於孤巾車無三公之車者車下同於孤三公下同於孤而大夫亦上同於卿葢卿大夫同於西面又同於玄冕者

以此○劉執中曰諸侯之孤猶孤也卿大夫猶卿大夫也上得以兼其下則孤備服車五乘矣其貳車則各從其命數是以天子之孤貳車六乘大夫四上士三中士二下士一乘所建旂斿如其貳車之數

凡良車散素旱反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賈氏曰良車散車不在服車五乘之等列精作為功則曰良○王昭禹曰良車與良裘之良同謂其質之甚善也麤作為沽則曰散○王昭禹曰散車與散樂之散同謂其非法度之所用○王氏曰自役車以上皆有等者其用固有常餘或良或散惟所用而已○易氏曰或以共在上之恩賜或以共在公之役使故其用為無常○李嘉會曰良車在五乘之上散車在五

秉之下此非制度所闕故其用無常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賈氏曰出謂出給官用入謂用罷歸官於當時録為簿帳至歲終則總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

凡賜闕之

鄭鍔曰君於有功之臣則車服以庸有用以賜臣下者不必會計闕之可也○王昭禹曰凡賜無常惟上所用故闕而不會不可以有司之法制之

毀折入齋音洛于職幣

杜氏曰齋讀為資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李嘉會曰取之而車不佳則必不取其過在造車之工取之未久而折壞其過在乘車者如此則造者取者皆致謹矣○黃氏曰戒其不謹敬毀敗公車雖入齋而以共賜予不苟於財也○鄭鍔曰為職幣掌餘財故爾

大喪飾遣弃戰反車遂廞之行之

賈氏曰遣車言飾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粗小為之耳○鄭氏曰遣車一曰鸞車○鄭康成曰廞興也謂陳

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王氏曰廞之於宫行之以適墓

及葬執蓋從車持旗用反才

鄭康成曰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旗者王平生時車建旗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賈氏曰執旗在柩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巾車因言持旗非謂持旗亦從車

及墓嘑啓關陳車

鄭康成曰關墓門車貳車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

北面立東上○賈氏曰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槩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面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乘

小喪共匶路與其飾

鄭康成曰柩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

歲時更續共其弊車

杜氏曰更續更受新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鄭鍔曰物之弊若不有以續之則無以繼每歲以時更而續之則車不闕於用材之尚可用者不可以盡棄

車雖已弊亦共於車人則工不闕於材已弊之車猶且擇其可用者而用之古人為國愛財如此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鄭康成曰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項氏曰鈴和鈴也詩和鈴央央央央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則和鈴主應故大祭祀雞人呼旦以鈴應之鈴在旂亦以將駕玉路以行禮

周禮訂義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四十六　　宋　王與之　撰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路王所乘車○王昭禹曰巾車謂之車則上下所通乘典路謂之路則主於王車

賈氏曰巾車已主王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冬官造車訖以授巾車飾以金玉象之等其王及后所

乘者又入典路别掌之

薛平仲曰王路之大復有典路以掌之戎車之倅復有車僕以掌之至於旗常之建司常又纖悉而明辨之成周之君亦豈略冕服之用而特致意於此哉前乎史官則冕服蓋有職矣後乎史官而車旗未之掌焉先王錯綜於敘官之際申嚴於禮典之防尤當於此而有致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書銳反

項氏曰典路專達王與后之駕說故曰路○鄭鍔曰辨其名物當乘金玉者不可以乘象木當用以祀賓者不可用以朝以田○鄭康成曰用謂將有朝祀之事駕之○鄭司農曰說謂舍車春秋傳曰日中而說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賈氏曰巾車云玉路以祀此大祭祀則出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玉路○項氏曰王之玉路后之重翟○王氏曰出路者或乘之或陳之○項氏曰駕登車說舍車○鄭鍔曰

大祭祀大賓客或乘玉路或乘金路駕之說之僕與趣馬之職此則贊之使各有其節○李嘉會曰不說大以見其餘
眡朝師田者舉其

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王昭禹曰大喪出路非乘車也出所陳之路焉○鄭司農曰書顧命曰成王崩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故曰大喪大賓

客亦如之○王昭禹曰亦賛駕說
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才用反
鄭康成曰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
從行亦以華國○賈氏曰惟王路祭祀之車尊不出○鄭鍔曰攷之巾
車以朝以賓以祀以即戎以田不見乘路以弔之文
學者疑之○易氏曰謂因會同賓客而行弔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黄氏曰僕主也以僕名官以其主戎萃古主射之官名僕射

鄭鍔曰乘車必用僕以爲御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皆僕馭王之路者屬於夏官而車僕獨列於此蓋戎僕馭戎路此則掌戎路之萃萃者副貳之名五路皆有貳貳之數不過十有二爾戎路乘以即戎之車戎者國之大事尤事之危進而無繼則是以將卒與敵故戎車副貳尤衆欲其散則可以圍敵而聚則可以自

固是故有廣車而廣車有萃有闕車而闕車有萃有苹車而苹車有萃有輕車而輕車有萃萃車既多别設車僕不列於夏官見其不屬於司馬

掌戎路之萃七内反下同廣古曠反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遣政反車之萃

鄭康成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賈氏曰此言戎路則巾車所云革路○○黄氏王昭禹曰革路用以即戎故又謂之戎路

曰萃副也有萃則有元典路掌之彖路木路亦有副

惟戎車則置官掌之蓋其施於戎事者不止一車獨曰路者尊王也○李嘉會曰戎車多萃以危猝欲備毁折也○鄭康成曰廣車横陳之車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王昭禹曰宣十二年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然則車十五乘謂之一廣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鄭鍔曰楚子使潘黨帥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蓋以四十乘為補闕之用楚南蠻也戎車之制如此宜其抗衡於上國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王氏曰苹車蓋輜車之有屏蔽者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

也○王昭禹曰孫武書曰馳車千駟又曰輕車先出其側者陳也蓋用之馳敵致師非輕則不能充其任故馳車又謂之輕車

黃氏曰廣闕萃輕其名不同其用亦異鄭康成雖出於意料然考其名義則或是是皆在中軍蓋兵家之樞機不用則為王之衛故楚有王族二廣晉有公行齊有二廣啓牢之名皆在中軍○王氏曰此五車皆戎車故各有萃萃隊也各以其萃以其車之卒伍睦馬○王昭禹曰易曰萃聚也聚則有隊矣車僕則并其萃而掌之○賈氏曰此車僕

惟掌五戎之萃其五戎之正不言所掌者巾車雖掌正戎之一其下四戎之正亦掌之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

王昭禹曰凡師共革車則師之所用者其車皆以革鞔之戎○賈氏曰案巾車王所乘惟革路而已即上文戎路是也今此不云革路總云共革車則革車之言所含者多五戎皆是則王雖乘一路四路皆從是優尊所乘也○鄭鍔曰革車亦各有萃所以為不可敗之策

黃氏曰車僕掌萃車共革車則典路之職萃則車僕

共之五戎制度雖異皆革車也愚考六鄉六軍不能
備千乘車鄉軍出則以公車充之故車僕掌五戎之
萃皆以副王爲名居中軍其卒皆鄉兵而乘之者皆
官府州鄉之吏射人曰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
是也五戎之元典路掌之王所乘康成謂優尊者所
乘其説是王雖以戎路即戎及其在軍則無常乘也
其意甚密
會同亦如之

鄭鍔曰會同雖乘金路亦共革車文事必有武備也

大喪廞革車

鄭康成曰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車皆有焉○賈氏曰王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

大射共三乏

賈氏曰乏一名容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以其為革車用皮乏亦用皮故因使為之若然直云大射共乏至於賔射燕射之等亦使共乏矣舉大射尊者而言

先鄭讀乏為匱乏之乏者以其矢於侯匱乏不去故也○鄭鍔曰王之大射必張三侯每侯之後必用一乏使持旌告獲之人用此自庇車僕掌車之萃使臨敵者得以自蔽之乏亦使矢之所及者足以自蔽爾因所職掌以明其義猶巾車鳴鈴之義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司常主王旌旗○鄭鍔曰九旗之名不同

大常九旗之一耳不名官曰司旗獨以常名何也旗可以謂之旂亦可以謂之常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此指大常而言也而謂之旂豈非旗可以謂之旂乎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先儒皆言天子之旌曳地此亦指大常而言也而謂之旌豈非旗亦可以謂之旌乎覲禮曰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旗而立月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春之青者

宜曰旂夏之赤者宜曰旟秋之白者宜曰旗冬之玄者宜曰旐不謂之旗旟旐而謂之旂豈非旗皆可以謂之旂乎行人曰建常九斿建常七斿建常五斿旂則九斿旟則七斿旗則五斿不謂之旂旟旗而謂之常豈非此亦可謂之常乎掌九旗之官特名曰常以行人質之意可知矣昭禹謂王載大常名官曰司常謂取九旗之尊者名之爾然不曰大常而曰司常則知其非指大常言之也

掌九旗之物名

王氏曰旗之物則通帛雜帛之屬○鄭鍔曰枾旗上為物然通帛之旜雜帛之物二旗無異物九旗之旗熊虎龜蛇之類以物如戎馬一物田馬一物之類皆枾色以言之

旗之名則旗常旜物之屬自常以下凡九物而旗居其一謂之九旗猶公侯伯子男謂之諸侯也

各有屬以待國事

黄氏曰司常掌其物名其旗各屬於其官府師都州里而藏之有國事則出而張之以待給歲時共其更

旌而已鄭謂屬徽識非王亦為徽識乎○王昭禹曰
國有祭祀師田賔客之事自王而下皆有所建之旗
司常掌其物名使其屬視而知所從則以待其所用
也
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之然反雜帛為物熊虎為
旗鳥隼為旟音餘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胡伸曰大常王之旗也周以日月為常日往月來未
甞以止惟其無常可以為常常者道也物者事也王所

事者道臣所事者事故王所建曰常臣所建曰物也

○方氏曰司常言設日月者兼龍章設龍章者兼日月特牲言龍章而設日月乃與周禮不同此雜記前代之禮

鄭鍔曰九旗各畫物因物以立名胡為日月熊虎鳥隼龜蛇皆取二物交龍則取一物而通雜帛又皆不取一物邪嘗讀鄒陽之疏觀交龍驤首之言竊以為交者蛟也若謂畫龍一升一降則交龍驤首之言非矣以龜蛇鳥隼例而推之交龍宜作蛟龍亦是二物

也通用帛全用帛析其羽全其羽皆不二物又無取於畫也不用畫則因物以明義而已

鄭康成曰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鄭鍔曰周人尚赤則此通用赤帛爾其他如旂之青旟之白旐之黑常之黃不全用赤可知先儒謂九旗之帛皆用絳失之矣

○鄭鍔曰以帛相雜者名曰物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唯雜衆色故文物爲可覿鄭謂以帛素飾其側白者殷之正色也徒取殷白色以爲言一色之白何足謂之物而彼謂之白素飾側者葢有疑於用絳之說亦

失之矣。○項氏曰通帛以象明辨而守正也雜帛以象事物之為雜也

項氏曰熊虎西方之獸熊毅猛師都謂鄉遂大夫統衆而為軍將者也以其在國都而成師焉鳥隼南方之物剽銳而能擊。○鄭康成曰鳥隼象其勇捷也州里則六鄉之羣吏所建也龜蛇北方之物龜智而蛇果。○鄭康成曰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縣鄙則六遂之羣吏所建也以其同居故謂之里以其在國之鄙故謂之鄙○李嘉會曰此三物師都鄉遂之官所建以蕃屏扞衛于王

易氏曰王之視朝無非道焉道貴乎渾全故以五采全羽飾之王之游田無非事焉事貴乎辨析以五采析羽飾之○鄭康成曰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賈氏曰云注旄於干首爾雅之文也若然則此旞旌非直有羽亦有旄故鄭引爾雅注旄以證旞旌明其兩有是以干旄詩云孑孑干旄孑孑干旌鄭彼注云首皆注旄焉明干首旄羽皆有之此雖據旞旌旄羽並有至於大常已下皆有明矣夏采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是其旌首皆有旄之驗也全羽析羽直以羽而無帛而鄭云九旗之帛者據衆有者而言或解以為旞旌之下亦有旄旒而用絳帛也其旄之下旆似不用絳故爾

雅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詩云白旆央央○李嘉會曰旞旌是小旗道車斿車所載不乘大旗而插小旗

鄭鍔曰命旗之名儒者以為有取於制字之意畫日月者名曰常常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王者之道萬世有常而不易也畫交龍者名曰旂旂之為義取諸斤也斤之絶物不犯所畫尤為有辨旂者諸侯所建出則有君道入則有臣道為有辨也全用帛者名曰旜旜之為義取諸亶誠之意孤卿在朝赤心事主

以誠信為先也畫以熊虎者名曰旗旗之為義取諸其也其者指物之辭惟威足以服物及可以指物而使之○李嘉會曰旗者與民相期集也畫鳥隼者名曰旟旟之為義取諸與也動有禮文趨事急疾人孰不我與哉畫龜蛇者名曰旐旐之為義取諸兆也兆者事之所始也公邑閒田民衆至多而軍伍之法實兆於此也旗不用帛獨取於鳥羽全而用之名曰旞析而用之名曰旌旞之為義有取於遂旌之為義有取於生全羽者

道車之所載王以朝夕燕出入由道而行也析羽者木路之所載王以田以鄙有所旌别也立名不一故取義不同

陳君舉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即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四方之所建也日月為常則居中以指麾之故招揺在上急繕其怒矣乃知五花陣從古而然八陣圖之四魁八尾亦此法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

鄭康成曰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王昭禹曰辨旗物之用正掌於治兵之官而司常無所用贊至於大閱其事繁矣辨鼓鐸之用則如振旅辨號名之用則如茇舍辨旗物之用則如治兵故司常贊司馬以頒之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

鄭康成曰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

升朝一象其下復也

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

黄氏曰孤四命卿六命言孤卿自中大夫以上皆建旜。王氏曰師都則孤卿也於其事上謂之孤卿於其涖衆謂之師都於其涖軍又謂之軍吏○

鄭康成曰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黄氏曰雜帛為物必有以為大夫士之别

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

之官互約言之。賈氏曰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故總言鄉遂之官云互言者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旟鄉之閭亦得與遂之縣同建旐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旐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旟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旟比上從閭同建旐遂之酇上從鄙同建旐鄰上從里同建旗是約也但族師已下幷鄙師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仞數則短當三仞以下

黃氏曰司常國容司馬軍容軍容不免少有屈伸恐其遂以旝國容也故使司常贊司馬於其入也盡反其舊馬九旗以爵秩尊卑職守內外爲序謂之建常

所建也師都六鄉六遂長官也大司徒遂人致民皆有旗鄉二千五百人為師故謂之師遂自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井法成焉故遂謂之都五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不曰軍而曰師遂官皆下於鄉官一等鄭謂鄉遂大夫非也鄉遂大夫皆不與於軍師之事其職可攷鄉自州而登為鄉故州里別見遂自縣而登為遂故縣鄙別見道車象路斿車木路巾車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王行於道乘象路則載旞

有所遊觀則載旌皆非其所常建也故謂之載凡此皆國容也

鄭鍔曰軍旅之中所以一人之目者旗物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或頒之或辨之職雖不同所以一軍旅之目則一而已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大常與旂至於旜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建之矣軍吏又載之旟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旐則縣

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變易不常何以一人之目邪余以為司常所頒者冬之大閱也司馬所辨者秋之治兵也秋冬所教各不同則旗物所用宜不一蓋兵事多變應變不一則教之之術不可以不多變故秋而治兵用旗物則異乎冬冬而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使民於秋已知其一於冬又知其一秋冬所用各不同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上有徽識被於身旗物不同則徽識不同仰視其旗俯觀其徽雖

百戰而不亂奚患其不知所從乎又曰秋冬異教則旗物異用凡有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令也所建所載之官吏互不一其説果可攷乎余以為凡教民者欲其易知耳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攷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則命為軍將所謂軍將者非軍吏乎在朝為孤卿食采皆在師都所謂師都者非孤卿乎孤卿可以謂之軍吏又可以謂之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旝也所迭載者亦旗也

擅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不過皆孤卿耳人習知其孤卿豈不易知哉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曰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其實則鄉遂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為之為大夫士者乃所謂官也故所互建者物也旗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旗也或曰鄉遂或曰州里或曰百官不過皆大

夫士耳人習知其為大夫士豈不易知哉郊野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言之名曰縣鄙夫公邑閒田之地既名郊野又名縣鄙何也蓋是田邑也有在六遂之縣者有在釆地之縣者康成所謂一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者謂此地爾故所立建者旐也所迭載者亦旐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不過皆

公邑之吏耳人習知其公邑之吏豈不易知哉且夫周禮王畿之內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仰視其旗雖異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邪

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賈氏曰道車巾車象路也以朝朝所以行道故以象

路為道車但在朝則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建旞也斿車巾車木路以田是游樂之所用故以斿車為木路但正田獵建大麾今小小田獵及廵行縣鄙則建旌也○鄭康成曰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王氏曰旌旞言載在車故也自旐以上言建則凡祭祀會同賔客建焉不必在車覲禮所謂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宫皆就其旂而立是也○賈氏曰此九旗總為大閱而言其道車斿車非為軍事也○鄭鍔

曰大閱之時王乘戎路而建大常象路木路從馬所載者旟旞與旌當是之時王路金路不出故此但言道車斿車也○黃氏説見孤卿建旜下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賈氏曰上言旌旗之大此言其細者○鄭鍔曰或謂上言九旗皆有屬此言皆畫其象何邪余以謂象言徽識之象徽識謂之屬所以題别衆臣使之知所繫

屬而不散也蓋畫象之說皆謂交龍龜蛇鳥隼熊虎凡著於旗者皆有畫也既畫於旗之上以為指麾又畫於人之身以為徽識也若夫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形可畫也事與名號如之何其畫邪官府州里與家各畫其物之形乃書其事與名號若曰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杜子春云畫當為書其說可取

鄭康成曰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

朝各就焉覲禮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王昭禹曰官府則畫六官象其所掌之事而書之。○項氏曰若治官則象治官之事教官則象教官之事 州里則畫州里之名象其官名而書之。○項氏曰若鄉則象其鄉之名遂則象其遂之名 家則象其家邑之官象其美稱之號而書之。○項氏曰大夫之食邑各象其家之號 事以其所治言民以其所命言號以其名之美稱言○王氏曰官府異事所畫象其事則足以相別州里及家無異事故於畫象其名號以別之

薛氏曰司馬辨號名之用有六而此所言者有三司馬分言之司常總言之耳且司馬謂帥以門名又曰百官各象其事即此所謂官府各象其事家以號名即此所謂家各象其號都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即此所謂州里各象其名也

凡祭祀各建其旗

項氏曰凡祭祀各建其旗所以屬衆王則建大常諸侯助祭者百官執事者各有之○鄭鍔曰王祀天乘玉路所建者大常今

言各建其旗則四路皆從明矣○李嘉會曰以王推之則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建物皆可知矣

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鄭康成曰賓客朝覲宗遇王乗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乗戎路皆建大常○王氏曰會同賓客各建其旗者衆之所會使各視旗而知所從焉○鄭鍔曰賓客會同則乗金路亦各建其旗言亦如祭祀之時則革路木路亦從明矣

易氏曰祭祀在郊廟無事乎旌門之置會同賓客在國外及方岳之下則旌門之置乃所以為王者營衛

之儀掌舍云為帷宫設旌門設旌於帷宫之門則會同賔客之在外者可知也○鄭鍔曰王為帷宫以暫止焉則置旌為門以表王之所在也○王氏曰置旌門則置之而已於是掌舍受而設焉

大喪共銘旌

鄭康成曰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賈氏曰在廟陳時以厥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入壙亦建之○鄭康成曰葬云建之則行厥車解說之○易氏曰巾車飾其車而司常建其旌也○賈氏曰使人各執厥旌也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斃之婢世反

賈氏曰當大司馬致衆之時司常建之此言為及致而設也○王氏曰置者植之斃者仆之○鄭鍔曰軍旅之事用旌旗以指麾則掌建之始焉置之以致民使來終焉斃之以誅後至皆司常所掌也

甸亦如之

鄭鍔曰田獵無異軍旅或置或弊宜不異矣

凡射共獲旌

鄭康成曰獲旌獲者所持旌○賈氏曰謂若大射服不氏唱獲所持之旌三侯皆有獲旌也

鄭鍔曰射必用獲以旌明其中

歲時共更旌

賈氏曰受官旌旗用之者歲之四時來換易則司常

取彼之舊與此之新○易氏曰與巾車歲時更續之義同○鄭鍔曰不曰旗而曰旌泛而言之旌旗一而巳矣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王氏詳說曰三等采地或謂之都鄙即大宰所司以八則待都鄙之治是巳或謂之稍縣都即載師所謂以家

邑之田任稍地大都之田任畺地是已或謂之師都即司常所謂師都載旗是已或謂之家即司常所謂家各象其號是已或謂之都家即此所謂都宗人家宗人是已

易氏曰凡典禮者謂之宗在虞氏則秩宗在周人則為大小宗伯皆所以典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也天子有宗伯諸侯有宗人春秋躋僖公而夏父弗忌為宗人此諸侯之宗人而都家謂之內諸侯亦有宗人

馬都宗人家宗人是巳○薛平仲曰禮之漸莫重於僭僭之漸莫重於祭春官之立始以宗伯掌建邦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終以宗人掌都家祭祀之禮一皆以宗名官者其事始終於此陳君舉曰案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禮都司馬家司馬令都家之衆都士家士治都家之獄凡此者以地理隔絶去王城甚遠故特設此官於縣都之中以統臨之而屬於内官非謂此為采地之官與鄉遂異制也○孫氏曰分畿内而為都家雖各有封疆之限而不得專其政故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於是有都宗人以掌其祭祀馬二曰法則以馭其官於是有都則以掌其法則馬八曰田役以馭其

衆於是有都司馬家司馬以掌其兵甲馬至於刑獄之事無不聽於王朝者都士家士雖已闕而方士三月上獄訟於國比訝士掌四方之獄訟有治於士者造馬有亂獄斯往成之則有間矣記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是亦有合於先王之舊內諸侯不過祿田不容襲其地專擅其政

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鄭鍔曰大都小都不出王畿之內其所封者乃王之子弟與公卿也其地域有山川及因國無主後者為之長者所當祭也況又立其祖所自出之廟則其祭禮尤嚴立都家人以掌其都之祭祀之禮使有其舉

之不敢廢也非所當祭者不敢僭也太宰有八則以馭之曰祭祀以馭其神又專立一官以掌其禮彼安敢有過差哉

王氏詳說曰致福之事見於天官膳夫又見於祭僕都家宗人夫膳夫祭僕既云致福而此又言者蓋祭祀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上賜禽于下則下致福于上然致福者宗人也展宗人之致福而受之於膳夫者祭僕也受祭僕之致福而獻之於王者

膳夫也〇李嘉會曰必致福于國者皆所以導人心之正以全其愛君之忿也

正都禮與其服

王昭禹曰禮以定尊卑别貴賤辨親踈而明分守而僭亂之生其徵常起於衣服之間則正都禮與其服不可緩也〇鄭鍔曰所謂正者與其他所正之禮服異乃奉祭之服恐有偪上之嫌耳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

鄭鍔曰郊有羣神之兆則有壇壝之制國有寇戎之變固所當保也〇鄭康成曰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〇王氏曰以其

掌都祭祀之禮故使與小祝保神壝之在外者小祝言保郊此言保神之壝相備也○李嘉會曰欲羣神之無驚動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

賈氏曰都宗人是王家之官王命使禱祠是都內之事明所令令都內之有司有事於神者

既祭反命于國

鄭康成曰祭謂報賽也反命還白王○王昭禹曰祭之命上所出既祭反命于國則逆祀命者無有也○王

氏曰既祭反命于國則雖非國故禱祠亦必命之祭然後祭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鄭康成曰家謂大夫所食采邑

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鄭康成曰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鄭康成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

令祭之還又反命○賈氏曰禱祠反命則與都宗人既祭反命同祭亦如之是禱祠訖王更命祭祭訖亦反命都宗人亦有此法文不具耳

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鄭康成曰掌亦正也○鄭鍔曰都宗人不言宮室車旗之禁令獨此言之者大宰有八則以馭都鄙有家之大夫宮室車旗之從其命數非八則之所馭不可以不正也

易氏曰揚雄曰節莫大於僭僭莫大於祭先王設都家宗人之官杜僭亂之原别嫌疑之漸其制禮之深意實寓乎此也○李嘉會曰禁令與政令不同蓋衣服宮室之制甚嚴觀都人士之詩可見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

劉執中曰神士謂明神理而仕者○薛平仲曰六典叙官未有無所命名而列之於數者特禮官之末有所謂凡以神士者以官焉謂之神士者不出於巫祝

之間先王何為特諄復於此哉嘗觀周家五禮之制以事鬼神示為首先王之敬鬼神示者如是人之有能以致天神人鬼地示者要必選掄搜訪其藝必有以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者然後居之則仕進之貴賤而藝能之跡密可攷矣。鄭鍔曰周家鄉舉里選之法三歲則興鄉里之賢能其次有府史胥徒及庶人之在官入仕之路清矣今乃有以神入仕之人何耶蓋先王之於國則憂其有凶荒於民則慮其有札喪以為幽冥之中有神者主之神之處位非人人所能知也必有精爽不攜貳之人能齋肅中正有上下比義之

知有光明宣通之聖有光照之明聽徹之聰者或足以猶鬼神示之居而辨其名與其物者矣由是設為入仕之途使由此以進然後使之掌日月星辰之法。李嘉會曰男巫女巫無數先王既已言之今又言之恐神附于人如神降于莘之類得以惑亂其民神士之人又非男巫比雖藝之小者亦收之如瞽人之歸于上而掌樂

鄭康成曰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為上士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下士○王昭禹曰所謂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皆以其精於藝者為之也

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鄭康成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示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賈氏曰神有衆寡多少或居方為之或句曲為之也○薛氏曰日月星辰謂之三辰日陽也月陰也星辰亦有陰陽焉陰陽之氣有消息盈虛之理而三辰之法未嘗不由之三辰之數有升降出入往來之變而鬼神示之居未嘗不從之推陰陽而攷三辰觀三辰以居鬼神示非知幽明之故不能也傳曰太極運三辰五星

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故知三統之合於三辰也日合於天統則天神可得而猶其居月合於地統則地示可得而猶其居星辰合於人統則人鬼可得而猶其居○易氏曰天神位乎上其居為陽即日合天統之法而圖之地示位乎下其居為陰即月合地統之法而圖之人鬼位乎陰陽之間即斗合人統之法而圖之大司樂云黃鍾為宮而天神降函鍾為宮而地示出圜鍾為宮而人鬼可禮此即三辰合三統之義猶之之法則神士者之所掌其法雖不可見大要壇場廟社左右前後各從其類而已故小宗伯位宗廟於陽之左猶日之

生於東也位社稷於陰之右猶月之生於西也兆五帝四望四類各以其郊猶星辰之躔次也神士者特能掌三辰之法猶其居而已建其位非宗伯不可也○王氏詳說曰楚昭王問於觀射父而及重黎絶地天通之事射父所對詳矣大約以謂古之所謂巫覡者以民之精爽不攜貳又能齊肅中正者為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是知凡以神士者巫覡之類也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豈非制神之處位次主乎○王昭禹曰鬼神示雖幽深然皆麗乎陰陽不能無所居也辨其名則所命之名也辨其物則其色之物也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眉秘反○鄭康成曰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鬽所以順其為人與物也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螭鬽魍魎○賈氏曰左傳宣三年服氏注曰螭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木石之怪文公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賈服義與鄭異鄭以螭鬽為一物故云百物之神○薛氏曰致天神而人鬼與之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而祭之是已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鬽宜矣鄭氏謂用祭天

地之明日於經無據○黄氏曰是必有推候之法可
睹之實至漢郊祀猶候神先下天子望拜則司樂六
變天神降八變地示出九變人鬼格非無其事
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杜氏曰禬除也○王昭禹曰致天神人鬼地示物彤
而祭之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故也禬所以會
之則欲在天者無凶荒在人者無札喪
總論宗伯官屬

易氏曰春官設屬最有統紀所典之禮五禮為先五禮之中吉禮為本是盖天秩天叙自然之理觀大宗伯其用亦博矣實以天神人鬼地示為主然後小宗伯為之建國之神位肆師為之立國祀之禮而五禮從之自其設屬而言雖五禮之用為不同莫先於祭祀之禮於是因禮事之緩急而為職掌之先後祭祀始於祼而告時告備之禮行焉故鬱人先之鬯人次之雞人次之尊彝几筵瑞玉命服之官又次之以至

內外祭祀無不畢舉而凶禮為謹終之事此冢墓職喪所以居五禮之末掌禮之職至此詳且備矣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自大司樂以至司干凡二十職皆列於禮官之次蓋聖人制禮所以檢括人心而歸之於中使之周旋鼓舞於聲容之間而至敬存焉是樂之為用皆所以輔成乎是禮者也然禮者理也所以經理斯世者茍有一毫之不盡亦不足以為禮之至又自大卜而下皆卜筮之事大祝而下皆筮祝之事

大史而下皆紀策書之事是雖文為制度之末而天秩天叙實寓其間聖人率是而行之始於宫庭達於天下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復以神士者終焉寧非吉禮為五禮之本乎

陳及之曰六官中惟春官典禮職事無可疑者然司服掌外朝之服當與内司服並建在天官典瑞玉器之藏當與掌節並建在地官司常巾車典路亦當在夏官今並列於春官者以禮儀等級隆殺升降所係

故典禮者亦併掌之

總論春官典禮樂之職

黄氏曰右春官之屬凡七十自大宗伯至職喪為一節自大司樂至司干為一節自大卜至御史為一節自巾車至凡以神士者為一節其脉理之聯絡固已詳言於前矣或曰先王於禮樂至矣然要其分職帥屬之意猶有斯民不與焉者何哉嘗觀諸教官之屬分為鄉遂而鄉遂之民凡關於禮樂之事者莫不纖

悉以及之則禮樂固明達之天下矣及夫見諸朝廷行諸郊社宗廟百官有司之奉承典章文物之藩飾固有嚴之於上者而安上治民之功移風易俗之本則已潛乎默運於事物之表矣不然宗伯司樂何為皆以詔萬民為功而正月之吉特不垂象者豈非感化之妙在彼而不在此耶

卿大夫士總數五百九十有四人

卿十有三人　中大夫五人

下大夫四十有八人　上士四十有九人

中士二百有六人　下士二百七十有二人

周有六卿兼三孤而為九此言周官卿數之定論也今攷於經六卿既各分職矣而國之六鄉且有六焉后之六宮則又倍焉蓋周之卿於是乎凡二十有四人矣夫為卿若是之衆而言者則曰六卿九卿何哉蓋係之六典則曰六卿居於九室則曰九卿然事固有非數者之所能盡間見於六鄉六宮者不可得而

略焉是皆屬乎六典之中矣先王任人之道亦豈拘拘焉限於其數而不求以集天下之治哉宜鄉不嫌於衆矣。愚案說已見鄉老下

府史胥徒工之數二千五百十有四人

府百有八人　史二百七十有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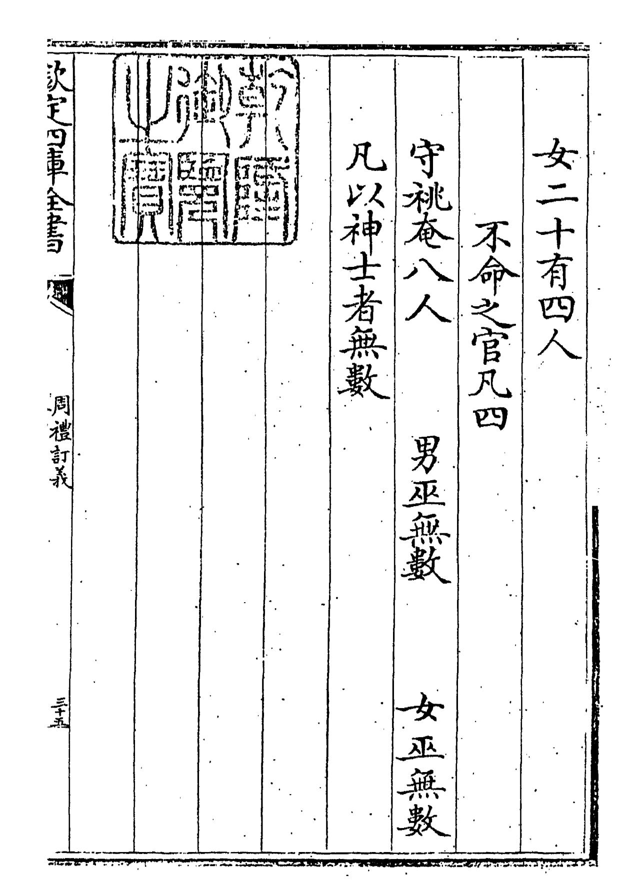
胥百九十有一人　徒千八百有四十人

工百有四人

周官府史之數凡府一人而史必倍之此其例也惟

春官之府史則有不然者或府之人多於史之數而史之數或等於府之人大略爲史者實簡焉此其故何哉意者先王禮樂之具固府藏之所當謹而禮樂之妙非文史之所能載故文書調度之可及者殆非制作之深意法而不說之精微固有在彼而不在此也彼御史之史百有二十人而史又居於府之上者此變例也蓋所以掌贊書者有非一端

女奚之數百有二十人



女二十有四人

不命之官凡四

守祧奄八人　男巫無數　女巫無數

凡以神士者無數

周禮訂義卷四十六